

百柳公館

革命回憶錄第一集



碧血丹心

碧 血 丹 心

(革命回忆录)

第一集

中共昭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昭乌达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1982

编辑顾问

阿 林 王 琪

责任编辑

王 栋 马 希

戴云卿 王振德

杨荫林

革 命 回 忆 录

第一集

编辑出版：中共昭盟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

昭乌达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印 刷：昭乌达报社印刷厂

787×1092 1/32 6.5印张260千字

198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00册 定价：0.75元

序 言

亲爱的读者：

在八十年代的第三个春天刚刚莅临百柳之乡的时候，昭乌达盟革命斗争历史回忆录《碧血丹心》第一集，同您见面了，让我们共同欣赏我盟文艺园地中的这簇新花，共同分享革命历史征集工作中的这颗硕果。

昭乌达盟，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在中华民族翻身解放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从罕山脚下，到黑里河畔，从海日苏沙海到科尔沁草原，八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到处都洒下了革命先烈的鲜血。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在这里传播过马列主义。一九三三年，在中共内蒙古特委委员王逸伦同志的组织下，打响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声。一九四二年，我党北方局又派得力干部来到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开展地下工作，了解日伪情况。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们党就在宁城、喀喇沁、赤峰的山区建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根据地。抗日英雄高桥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击日伪军，威震敌胆的事迹，被当地群众神话般地传颂着，现在的宁城县王营子公社高桥大队，就是为纪念这位晋察冀边区党委派来的壮烈牺牲在那里的优秀共产党员高桥同志而命名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昭盟北部的林西、克旗、左旗、右旗、

阿旗等地是我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基地；南部的赤峰、宁城、喀喇沁、敖汉一带，则是敌我争夺的战场。中共中央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冀察热辽行政委员会就是在赤峰市建立的，迁往林西后，那里就成了冀察热辽地区领导土改、支援前线的政治中心。一九四七年四月的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林西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冀东代表团，在返回冀东途中，在赤峰县柴胡栏子与国民党九十三军的谍报队和土匪相遇，发生了令人难忘的柴胡栏子战斗，苏林燕等烈士英勇牺牲。为开展土地革命，保卫土改的胜利成果，县委书记赵芝瑞、区长潘书声等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现在克旗的烈士陵园里，掩埋着这两位烈士和他们战友的忠骨。发生在宁城县的小城子大捷，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消灭国民党匪军的一次有名的战役，参战的主力部队是程子华、黄火青、李运昌等同志领导的热河省军区十六旅，它的前身，是毛主席的警卫营。特别是在辽沈战役和以后的其他几大战役中，我盟有成千上万的翻身农牧民参军参战，有的成建制地补充兵源，开赴解放东北的战场；有的参加民兵武装，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运给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劳。《碧血丹心》对这些不朽业绩均有记述。

昭乌达盟，是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多种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中，蒙汉民族团结一致，各民族人民并肩战斗，组成了一支支骑兵劲旅，在千里草原上，万顷沙漠里，打击敌人，围剿地主还乡团，涌现出了象邵喜德、赵振德这样的一些戎马英雄。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区域自治，我们党在昭盟也做了不懈努力。尤其是为团结、争取一些民族上层，建立和扩大革

命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包括同何子章的谈判，改编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同何子章的几次谈判，经过曲折复杂、惊心动魄。这些内容，都为《碧血丹心》增加了色彩。

本辑采撷的这些震古烁今的史实，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我们昭乌达盟各民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光荣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应流芳千古。我们编辑出版《碧血丹心》，这是对为昭盟的解放而牺牲的同志的永久纪念，也是对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同志的由衷慰勉。特别是对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更有意义。他们虽然生长在昭盟，但是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昭盟的历史。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为革命的胜利，为人民的解放，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他们知道得也很少，很不具体，而这些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建设四化的人们所特别需要的。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一个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应该怎样对待生死荣辱？应该怎样摆放个人和党的事业的位置？读读这集回忆录，是会得到教益，找到答案的；先辈们是能够做我们的楷模的。革命回忆录是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的回顾，革命英雄事迹的文学再现。它是历史，又是文学，但更重要的它是教科书。是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精神食粮。未来不再是回忆录所讲述的忧郁和艰难的时代，将是绚烂多姿，光华夺目的时代。但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清楚地、具体地知道我们昭盟的昨天，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才能更加百倍地热爱今天，积极奋发地去建设明天，创造未来。

我们衷心感谢在昭盟战斗过、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有的虽然早已调离了昭盟，很多同志都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

他们仍在年高任重，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有的亲自动手写稿，有的多次口述，有的帮助组织座谈，查找线索，介绍情况，为这个集子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给了热情的支持。这实在难能可贵，借此机会，向这些同志诚致谢意！

当然，放到这个集子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昭盟的革命斗争历史比较，这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在那样如火如荼的伟大斗争年代，可供党史工作者研究的史料，可供文艺工作者写作的题材，是很多的。好在有着这方面的经历的老同志大多数健在，这也是我们十分幸运的事情。希望这些老同志都拿起笔来，动起口来，写起来，忆起来，写成、整理成文字，把埋藏在心里的这笔宝贵财富献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是对四化建设的一个特殊贡献。

第一辑出版以后，还要继续编辑第二辑、第三辑。第一辑是以反映昭乌达盟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为中心，组织了撰写、编辑工作；我们还将邀请现在我盟工作的老同志，撰写他们在全国各地从事各项革命斗争的回忆录，汇集出版。革命长河汹涌澎湃，英雄事迹绚丽多采。我们编写回忆录，除了回忆战斗生活外，其他方面也可以写。凡是党在昭盟的活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战工作，群众运动等党所领导的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都可以，我们欢迎老同志自己动手写，也希望年富力强的同志与老同志合作，大家动手抢救、整理，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回忆录问世。对我盟文学艺术的繁荣，对革命历史征集工作，都将是有力的促进。

由于时间紧迫，人员不足，加上我们水平所限，在编辑过程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目 录

- 路漫漫 王逸伦忆述、王震宇整理 (1)
巴林烽火 阿林 (40)
柴胡栏子壮歌 丛培德 (63)
高桥的故事 李侠、贺文涛等忆述
李书一、王振德、陈大力搜集整理 (110)
高桥的战友们 李侠、贺文涛等忆述
李书一整理 (138)
牛娃上学 王栋忆述 陈峰整理 (144)
洪亮的钟声 巴图忆述 王震宇整理 (181)
草原回民连 马锡山等忆述
马达、马守喜整理 (198)
三山的枪声 魏昌友整理 (215)
草原雄鹰 郭振友整理 (226)
秦荣政委 马达、马守喜整理 (248)
南场激战 乌树鸣整理 (257)
潘书声区长 王殿友忆述 刘占海整理 (271)
战斗英雄徐汉林 马希整理 (281)
唐桂芝 李书一、张玉良整理 (285)
回忆爸爸和哥哥 孙青忆述 戈戈整理 (292)

- 忆在昭盟的日子 张正德忆述
李书一、陈大力整理 (300)
降魔记 陈计中、李殿文整理 (303)
战斗英雄邵喜德 阿奇尔整理 (312)
在承德平宁联合县 张立文忆述 幼川整理 (316)
戎马英雄传 张向午整理 (318)

路 漫 漫

王逸伦忆述 王震宇整理

每当我回顾起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我就深深地感到：革命来之不易。多少革命志士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何等艰苦的奋斗呵！由此，使我想起屈原的诗句：

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军阀混战的烽火硝烟弥漫了长城内外。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鏖战方酣之际，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在前线“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而转向革命。奉、直、晋军阀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在以“讨赤为主旨”下，联合向国民军攻击。日本军舰亦抵大沽口配合，向岸上的国民军开炮轰击。在帝国主义和奉、直、晋军阀的联合压迫下，国民军只得由京津退守南口，最后朝西北这一带败退。

当时，我在赤峰二道街中学念初中，战争的烽火也波及到了赤峰。学校被迫停课了。有钱的人家雇了马车把自己的学生都接回去了。我家里很穷，连我念书还供不起，更甭说雇车回家了。尽管战事很紧张，为了能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书，我和几个同学还是留在学校里自修。

这年阳历四、五月间，正当春暖花开之际，有两个货郎打扮的买卖人，经常来我们学校。来过几次之后，我们就知

道了他们的名字和籍贯：一个长得墩墩实实的个头，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有神的小眼睛，一脸黑乎乎的络腮胡茬子的人，名叫乌子贞；另一个长得细高个，象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名叫郭皓轩，是河北人。这两个人渐渐和我们几个学生混熟了，有几次在我住的小屋子里，和我们谈起了社会时局的发展和他们在世面上的见闻，讲述了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盛况，讲了军阀历年混战、民不聊生的痛苦，历数了国家处在黑暗统治下的种种惨痛景象……

我们几个同学都瞪大眼睛听着他们的讲话，这些新鲜时事和浅显的道理，说到我们心里，象打开一扇窗户那样亮堂。每次讲到激昂与处，我们都很激动地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十分感慨地说：

“军阀混战，百姓们遭殃。当今有爱国之心的人，谁不向往光明？打倒军阀列强，国家才能有个清朗的政治。”

乌子贞和郭皓轩二人听了我的讲话，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有一次，乌子贞和我谈话时问了我的身世。我就向他讲了我的家庭出身情况：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是雇农。我三个哥哥给人家扛活，一家八口人住在一间半土房里，我七八岁时，长得个小体弱，上山放牛还圈不过来牲畜，还得我哥哥上山打接应。到了十二岁那年，我哥哥说我力弱，做不了农活，家里紧一紧，还是要供我念几天书。这样，我父亲就把我送到农村小学里去念书。教我的老师和我父亲是老交情，他很愿意教我。到了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病得很厉

害，全家人节衣缩食，又借几个钱给父亲看病抓药，我也不可能到学校去念书，在家里伺候卧床不起的父亲。因为缺医少药，八、九月间，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由于过度的悲伤和操劳，到冬天也去世了。

父母去世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我决意不再念书了，帮助家里做点活，来维持生活。在家里累死拚活地干了两年零活，我哥哥看我身体实在顶不住，就对我说：

“做农活你不行，无论如何你还是把书念完，能当个小学教员，混碗饭吃就行了”

这年秋天，我哥哥借了几个钱，又送我上赤峰高等小学念书了。在这所学校念书的富家子弟都很阔气。秋天的天气已经凉飕飕的了，他们看我还穿着打补钉的粗布单裤单褂，都离我远远的；好象是怕我沾脏了他们的绸缎长袍，或者是怕我把身上的“穷”气贴到他们身上。看到他们这种嘲笑和高傲的神态，在我的内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出身贵贱、贫富不均的烙印。我心里想，我就不相信这个世道永远是你们的。憋着这股气愤的劲头，我就拼命刻苦地学习，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慢慢地同学们都和我靠近，和我交朋友了。

学校由高等小学改成初级中学时，我还没到毕业的年级，家里又没钱再供我念书，我只好停学了。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都为我停学感到可惜，他们说：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毕业了，你这样停学多可惜呀！只要你们家同意你念书，我们帮助你，不用家里拿钱。”

就这样，我在同学和老师的资助下，勉强地继续在学校

念书。

.....

大胡子鸟子贞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对我十分同情，鼓励把书念完，为大革命做些事情。他又答应我毕业后送我到广东黄埔军校，或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非常高兴，这时我才知道，他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

这时，热河和赤峰等地在京津求学的韩麟符、陈镜湖、郑丕烈、杜金生几个人都参加了共产党。有时回赤峰传播新思想，也起到了启蒙作用。从此，共产党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象点亮的一盏明灯。

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在初中将要毕业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经常和我联系的几位同志都离开了赤峰，从此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的革命思想对我的启蒙和引导，在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几十年中，一直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我初中毕业了。这时，独夫民贼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赤峰县城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反动统治，社会气氛变得更加沉闷了。我准备投身于革命的愿望也渺茫了，真是空怀壮志，欲投无门啊！

我们学校的杨校长，他知道我学习成绩很优异，就分配我到赤峰接官亭小学，当高等小学教员，其它同学都分配到了初等小学当教员。这当然是校长的偏爱了，也是我苦心学

习的结果。我哥哥多年培养我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我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脸也露出了笑容，一些亲戚朋友也都来恭贺。我想一个放牛娃能当上高小的教师，个人的生活总算是有了出路，可是，国家和民族仍然处在腐朽反动的统治之下，心里仍然充满了忧虑和压抑的情感。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军阀混战烽火天，萑苻遍地民倒悬。

愧我无才匡社稷，蒙君过誉倍报颜。

面对着军阀混战、鬼蜮横行、民不聊生的景况，稍有热血的青年生不能为国分忧，死不能为民出力，怎能不问心有愧呢？

我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教了三年学。这期间，曾经和我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很要好的同学张伯乔、木松乔、赵子珍都上北京念书了，他们经常给我寄一些报纸和刊物。我从这些刊物上，了解到了一些时事新闻，接受了一些新鲜的思想，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最有意义和最感兴趣的事了。

一九三〇年将要放寒假的时候，由于反动派内战频繁，苛捐杂税繁多，物价上涨，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这时，接官亭学校那位姓刘的校长，长时间拖欠教员的工资不给，有的教员时常断粮断柴，教员们都很气愤。我说：

“现在眼看着要放寒假了，校长还不发给工资，这样不行，我去找他讲理去！”

有的教员说：“算了吧，你找他讲理，他也不会给你说好听的。”

我说：“我就不听他那个邪，非和他讲理不可！”

我到了办公室，找到了刘校长，要他把拖欠教员的工

资给发下来，刘校长听了我的话，感到很不自在，他找出了很多的“理由”来搪塞拖欠工资的事。

我很气愤地说：“你讲的这些‘理由’，是没有道理的，再这样拖延下去，教员们是没有办法再去上课的。”

他听了这话后，立时就恼羞成怒，和我吵起来了。说我“不守教规”、“煽动教师闹事”，这件事打到了教育局。教育局长是当地一家姓李的开煤窑的东家，也是地方的绅士。这个人办事很狡猾，他不但不接见我们，反而传出话来说，这属于学校内部的事，要我们找人调解。

刘校长以为这件事教育局长替他撑了腰，他得了理似的洋洋得意。有的教师暗中给我传过信来说：

“刘校长要让你给他陪不是，这件事就算拉倒。你厉害着点，别怕他们。”

我说：“甭说让我给他陪不是，就是他来给我陪不是，我也不干了！”

学校的教师们对刘校长仗势欺人的卑鄙做法都非常气愤，他们都很支持我。教育局长一看这件事引起了教员们的反对，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就把刘校长叫去训斥了一顿。教育局长又用“不要为一点点小事生气，要以学生为重”等等好听的话来安抚我，把拖欠教员们的工资都给补发了。

我和刘校长的这一场斗争，虽然赢了，可是，看到学校这种混乱的局面，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死气沉沉的气氛，心里仍然气愤难平，我毅然决定辞职不干了。

一九三一年，已经到了阳春三、四月了，我家乡的气候

还很清冷。尽管北风不时地袭来阵阵寒流，山前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子河已经开始解冻了。

我从辞职后，回到家里，除了看书之外，抽时间帮着哥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哥哥是个老实巴脚、不知苦累的庄稼人，也是精打细算的好手。这时，哥哥的家境已经有所改善了。即便是生活能够维持下去，我住在家里这样坐吃闲饭也不是个办法啊。那年月，想找一个适当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叫马汉桢，是林东学校校长马真吾的弟弟。他知道我教书还可以，又赶上他哥哥办学请教师，于是他就介绍我到林东的学校去教书。林东距离赤峰有四百多里地，四面全是一片绿色的草地，交通很不方便。有钱的人来往都是坐马拉的轿车子。我是个失业的穷教师，没钱雇轿车子，就雇了辆老牛车，拉着我晃晃荡荡地走了三、四天，才到了林东县城。

林东小学校就座落在县城北门里的喇嘛庙内，是林东唯一的一所学校。学生上课的教室也是原来喇嘛念经的经堂，我住的地方在庙院子的西厢沿。学校的马校长是当地的一家大地主，他除办校以外，还做一些皮毛、生烟之类的赚钱买卖。家里还开着烧锅。他听别人介绍说我教学还比较好，又是从赤峰去的，就让我教高级小学，还任命我为学监，负责学校的教导工作。我教学的指导思想首先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学生有志气，有政治头脑，有爱国主义思想。平时，我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谈心，讲我从报纸刊物上看到的一些新鲜思想。休息时，我常和学生在一起打篮球，比赛爬

山。因此，学生们和我的感情都很融洽，他们也都很尊重我。

有一次，我上课讲到辽代历史和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变迁，同学们都找我商量去逛昭庙，因为昭庙不但保留了很多辽代古建筑遗迹，还是一处景象秀丽的风景区。从林东镇到后昭庙大约有二十多里路，后昭庙石窟前有清代修建的喇嘛庙，题名“善福寺”。庙内雕着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像。各持剑杵，怒目站立，菩萨像是宽衣素冠，庄严伫立，还有释迦牟尼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在喇嘛庙东面的悬崖上长有桃形的大石头，人们传说，如果有灾有难的人围绕着桃石转一圈，便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远近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每逢阴历四月十五的庙会，都骑着马、赶着驴前来赶庙会。这里的庙会是很隆重的，有做皮毛、生烟买卖的，有交易百货商品的，也有出售鹿茸、金针、蘑菇土特产品的，还有去庙里烧香许愿的等等，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这些学生要去赶庙会也有个想法，认为自己是个学生，去赶庙会穿的衣服总得体统、整齐一些，不然，会惹逛庙的人们笑话。有钱的富人家子弟，当然都做上一套绸缎的或细布的夹袍了；穷人家的子弟就做不起新衣服，有的也很着急。

高级班里有一个姓夏的学生，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可是，他父亲不让他去逛庙会。有的同学就去找他借衣服，他不但不借，还嘲笑这个同学是穷光蛋。我听说后，就想起自己上学时遭到富家子弟嘲笑的情景，对这种依富欺贫的现象非常气愤。我就把这个姓夏的学生叫来，严